

策政華對的國美

著 夫



教 導 課

總 登 記 號 碼

第 244 號

327-
C14
(3)

10

書 叢 白 黑



室 書 圖

美國對華政策目次

- 第一節 美國各階層人民對華的態度……………(一)
- 第二節 漫談美國對華政策的基礎……………(一一)
- 第三節 美國的國際關係和對華政策……………(二二)
- 第四節 什麼是門戶開放政策……………(三五)
- 第五節 美國會退出中國麼……………(五〇)

第一節 美國各階層人民對華的態度

王成心到了美國以後，寄來了第一封信。裏面寫着：

「船剛剛靠岸，我就覺得老大的不高興。我們坐頭等艙的，在檢驗身體的時候，是「閱兵式」的。大家排了隊，醫生很快的走過，就算了事。這是夠滑稽的。不要說「痧眼」查不出來，連頭痛發熱都檢查不出。其實呢，他也不想多事。可是，對付三等艙的朋友就不同了。他們的檢驗是採「個別式」的。而且還得等頭等艙的客人們安然上岸後才舉行。醫生真是細心，聽了又聽，問了又問。這樣的醫生在我們有病時，確能被認為一位「好大夫」，可是在這個場合下，他却是吹毛求疵，唯恐找不到拒絕上岸的藉口。幸而逃過這關，倒也罷

了。不然的話，請你坐坐牢，聽候發落——請你回來。對付沒有錢的，就是這樣。

『我氣極了。同樣是中國人，多出點錢，吃好穿好坐好艙就那樣優待。反之，就那麼受苦。我真是氣得要哭。我向同船同胞說到這事，有的嘆氣，有的却老實不客氣的說，「這不是什麼公平不公平的事，這是事實問題，你想，華僑在外國丟臉已經丟夠了，能夠少去幾個出醜的自然更好。況且世界不景氣，美國人都還沒有飯吃，再添上幾個搶飯吃的中國人，不也太不知趣了嗎？」我聽了這話，不禁愕然。我以為我是在和美國大亨說話。細瞧一下，却的確是一位同胞——一位道地的公子哥兒。他哼了一聲，整整領帶，得意的走開了。

『我這點氣，最近才算解消。這倒不是因為五分鐘已經過去。因為我一再受氣，最後終於找到了這個現象的原因，同時，我也遇到了不少並不歧視我們

黃臉人的美國人了。這，說來話長。可是，我也不能不說給你們聽聽。」

幾個朋友一同在看這封信。從搶着拆開到看完這段，一個個都從高興，氣憤，而轉爲急急乎要看到完。

『我到美國之後，抱了我們在國內所談論過的「多多觀察，細細研究」的原則，乘學校沒有開學的時候，東遊西玩，到處走動，有機會便談問，不放鬆任何接觸各種人的機會。前一個禮拜，——就是到此後的第三天，我和此地幾位同學去吃了一頓中國飯。半月沒有吃米飯，吃來真是別有風味。吃時又不禁想到我們臨別時的那一次「最後的晚餐」。吃後就去逛馬路。到一家電影院門口，我提議去看一次電影。大家前去買票。我說我請客罷，照中國規矩。——中國規矩是請客的人買大家的票。美國規矩是各人買各人的票。雖然如此，還算請客。我走到票房門口，買票女郎打量我一番，問我幾張，我告訴了她。她

給了我幾張樓上的票。我問她樓下的有沒有，她說有，但是抱歉的很，樓下的票是不賣給中國人的。你想，我怎麼辦？回頭看看站在一邊的同學們，他們是知道這家戲院是不准中國人坐在樓下的，不過他們說，叫我經驗經驗，所以一聲不响。經驗經驗，是的，好罷，我們只得走進去。

『我一來就住在青年會。但是這不是久居之所。我得找房子。你們都知道，我在上海是最會找房子的。一找就找到最便宜最好的亭子間。所以，到了此地，我又獨自的去做這件有經驗的事。在寬闊的馬路邊的人行道上，沿着人家的碧綠的草地，慢慢的走着，留神着召租牌子。遇到了召租，就不免進去探問一番。有的不合用，有的又太貴。也有的，房東太太老實告訴我，不租給中國人。說完了就不講理由的關上大門。有些就裝了笑容，告訴我，房子已經租出去了。接着就輕輕的掩上了門。我却明明看見那張召租牌子還是好好的排在

那兒。走了一個上午，碰了不少釘子，終於找到一間比較稱心的屋子。這是間地室。空氣什麼都還好。我現在就住在這裏。

『我們從前常聽見說「種族成見」這個東西。前面的就是我所親受的了。』
『不過，朋友，也不要以為美國人對中國人都是這樣。要這樣想就錯了。』
『我在受了幾次氣以後，就有那樣的恐懼，以為以後簡直不得了，要受周圍的成見所包圍。可是現在却被事實打破了這種錯誤的想頭。』

『移民局對中國勞工有成見，電影院老板對「齷齪的華人」有成見，房東太太對黃臉兒有成見，可是也有很多不但無成見，還有同情的人在。』

『有一天晚上，忽然有個什麼團體——後來才知道是個勞工星期演講會，請中國學生演說。全體中國學生都去了。同船來的一位姓盛的上去報告「九一八以來的中國情形和反日運動」等等。聽衆六七百人，多半是工人也有一些知

識份子。聽到歷次抗戰和一二九以來的救國運動，都興奮得很，掌聲不絕。演講完畢，還討論了一些問題。最後通過決議，與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以同情和援助，並當場募集捐款。我曾和許多到會的人們談話。他們雖然多半是勞工，文化程度却並不低。對於中國的事，大致都很知道——祇是許多人名字總弄不清楚。他們很讚佩中國的義勇軍，很希望中國不要有內戰，快點和侵略者打仗，收回失地。我感謝了他們的關心和同情。可是，有一個問題使我很難回答。就是爲什麼你們中國叫做民國，而國民不能管事，倒還常常因爲救國而遭逮捕監禁？

『那晚回家已經很晚，又去吃了一杯咖啡。我心裏很快活。這是到美國以後能夠比較直率的談天，而不必有虛偽俗套的第一次。特別是在受了幾次氣之後，更使我覺得這一晚的暢快。但是，我還納悶，爲什麼一批人有「成見」，

一批人這樣親切？對於那種難以回答的問題，應該怎樣應付？——結果是興奮過甚，整晚失眠。但是，這晚的失眠，對我很有益處。我有機會來靜心的考慮這兩個問題。簡單的答案是這樣的，是否有當，要請你們批評。我以為對中國人的歧視，是因為中國人的生活程度低。一方面美國的資本家要利用中國廉價勞動，降低成本，同時降低美國勞動者的生活程度。另一方面又怕本國勞動者反對降低生活，甚至於進一步和黃臉勞動者一致起來要求提高生活。所以就以民族優越的觀念來隔絕中美勞動者間的聯絡。而且民族優越的觀念愈深，階級觀念愈薄，對他們就越有利。而美國勞動者和帝國主義是不共戴天的，這和中國人民是一個共同點，所以這批人對我們富於同情援助心。至於說中國人髒，不顧公共衛生，所以要排斥，據我個人的觀察，並不盡然。因為美國的貧民窟和工人住所也一樣的不衛生。本來，他們連飯都沒有得吃，那裏有錢來住空氣

好的寬暢的房子？中國的闊人也不一樣的乾淨？而且，如果國家和廠主不顧到大衆的衛生，大衆也難得講什麼衛生。街上沒有痰盂，又買不起手帕，自然就非把痰吐在地上，或吞在肚裏不行。你們說是不是呢？

『對了，我還忘了一件事。我們到了此地後，就有一個什麼團體？——似乎是商人組織的中國協會請我們去吃飯。這些人客氣得不得了。歡迎席上除了頌揚美國文化外，還叫中國應多多的倣效美國，說美國可以從種種方面來幫助中國成一個現代的國家，使太平洋兩岸的姊妹國能東西映輝。的確，留學生是能盡這個責任的，所以就有這次歡迎會。這次宴會，商人氣味很濃，除了「學習美國，推銷美貨」而外，再沒有什麼別的內容。不過，這次宴會是盛大的，是莊嚴的。主人們都穿了夜禮服，我們也不能穿黃皮鞋和淡色西服。拘束的很。菜當然不會壞。

『我到此已有一月，學校註冊也已經辦好。我真不知道學什麼頂好，因為我來此原本就是注意觀察和經歷，壓根兒就沒有把學位放在心上呵。這學期選了幾點鐘歷史和外交史的課。朋友，開始「鍍金」了呵。』

『我寫這長信的目的，無非是要告訴你們美國各等人們對中國和中國人的態度。我只是漫談，所以也用不着寫什麼結論。這套東西，你們去做吧。』

『我這個觀察，也許對你們有些幫助。特別是對雲銘兄。他是研究中美關係的人。我以為在過去他在研究中美關係的時候，只注意美國政府對中國的政策，沒有看到這個政策是不是「美國人」（American People）的政策，也沒有注意到各等美國人對中國的態度是不一致的，更沒有真正大多數的意見是難以在雲銘兄抓緊了不放的議會紀錄（Congress Record）中可以看到。』

大家（連雲銘在內）讀到這裏，覺得王成心出國還只有一兩個月，倒就有

子不少種的意見，真是喜歡的不得了。雲銘更是將最後那段自言自語的默念着。

接着下去，還有幾行，那是說自己燒中國飯，星期天爬山划船或者公園裏在毯子裏晒太陽等的事。最後一句是說房東太太的女兒，已經跟他學了一句『王先生，你好？』的中國話，等等。

費了二十分鐘才看完這封信。看完以後，雲銘就提議以後經常通信的辦法。規定每週去信一封，報告國內情形，並且要王成心至少十天一定要通一次信。除了雙方報告現狀外，還要決定在每月內商討一個問題，雙方不但要發表自己的意見，還得將兩國國民對這問題的意見，儘可能的搜集起來，做個摘要，交換閱讀。雲銘是研究中美關係的，而且在王成心來信中也說到他和對他有興趣的問題，所以提議這兩個月內大家先討論美國對華政策。別人雖然也有

不同意的，但是經不住雲銘的一再要求，也就同意了。

第二節 漫談美國對華政策的基礎

王成心接到雲銘的信後，立刻就寫回信，贊成那樣的辦法。他進學校後，也常常和同學和教授們來往。談些風俗人情或國家大事。但是，除了上課以外，他的大部分的時間是消耗在圖書館裏。他愛圖書館，不但是因為那裏靜，有書，還因為這裏是冬暖夏涼，最是舒服。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罷，總有少對男女在那裏講戀愛。

在一個星期六的中午，王成心挾了講義，嚼了烟捲，安閒的從學校圖書館回住所，預備過那「週尾」(Week End)。剛走上大門口的台階，看見信箱內插了一封從中國來的信。這是分外喜歡的事——週尾，又加上一封國內來

信。要是再吃上一頓中國飯，那簡直是把住在海外最有味兒的事都享受完了。

他急忙的開門進去，走入住室，忘却了做飯，立刻擱下講義，坐在床上，拆開信封，看萬里外的好友寫的信。這正是雲銘寫的。除了報告一些國內的消息——這些消息雖然已隔半月，對成心仍然是「新聞」——，並且把他個人的生活很刻板的列了一張清單。另外，却是一個嚴重問題了。成心雖然急着要看信，却是肚子已經餓到不能再支持。隨手拿了一個小麵包，一邊吃一邊看。雲銘告訴他，他們和幾個同學的有過一次爭論，要成心替他們解決。這個爭論的內容是關於美國對華政策的。有些人的主張，認為美國素來主張公道正義，它對中國完全是以好友的態度幫助，毫無自私自利的心。他們還舉了許多例子，說明美國是最能主持正義的國家。雲銘是反對這種意見的。他說美國是帝國主義國家，它一定要找原料、市場和投資場所。它在中國，對於這些慾望可以得

到相當的滿足。它在中國有不少經濟利益。這些利益，它不會輕易放棄。如果放棄，實際上是抽去了一些自己身上的紅血球，削弱自身的健康。所以，美國對中國是以維護自己的利益爲主的。如果不妨害它的利益，就出來說幾句真理公平等話，如果違害它的利益，它也會出來說幾句硬話，甚至於對那些危害它的利益的，也不惜武力對付。雲銘認爲美國對中國根本不會主持正義，要叫它爲中國而犧牲，那是夢想。它所說的漂亮話不過是對中國表示一下「口惠」而已。

雲銘告訴成心說，幾個朋友爲了這個問題，曾經吵個不了。後來去問教授，教授也說美國對華完全是從正義出發，決沒有政治的野心。但是，雲銘不服，所以要問問成心。

成心噓着最後一塊麵包，站起來，把信攤在書桌上，口裏喝着蒸溜水，他

在想！這個問題倒也有趣，而且也很重要。應該各方面談談，自己再研究究，然後給雲銘一封回信。他決定：那晚照例要看的一次電影取消，騰出空去找人。第二天星期日，再去演講會中找人談談。他如此決定後，就急忙的又吃了一個麵包和昨天吃剩的幾片火腿，喝完一杯水。點枝香烟，又走出去。

他第一個去找的是一位同班的美國人，叫做阿金遜。他是這班的好學生，很用功，也是社會科學研究會的一位負責人。他對中國的事很關心，每天早晨在上課以前，總要和成心談天。他們兩個人已經成了熟朋友了。正當成心走出去找他的時候，恰巧他正走着在圖書館的那條路。成心三步當一步的趕上前去，喘息着問他：『老阿，對不住，請問你今天——不，現在能夠撥一點空麼？我要和你閒談了。』阿金遜用手拿出嘴裏的烟斗，微笑的說：『我現在沒有事，就去談談吧。』成心連忙說：『謝謝！謝謝！』兩個人向右一轉，走到

離這條路二十碼左右的噴水池旁邊，兩個人在噴水池邊柳樹下的椅子上坐下。
阿金遜先問成心，最近家裏有信來沒有？想不想家？問他有沒有愛人？爲什麼不同來？成心告訴他，父母都已去世，他讀書是靠他的一個做中學校長的哥哥幫助，他只惦念着他的還在小學讀書的一位妹妹，和在大學同學的幾位朋友。他沒有愛人。他要阿金遜給他介紹一個。阿金遜拍拍他的肩膀，答應給他介紹一位能幹美麗的「美國小姐」做朋友。成心心裏有個大問題，急急乎要拉出，所以不再答話，就把話峯轉到那個問題上去。他說：『阿金遜，我今天找你，還有一個問題要請你指教指教。剛才有一位國內的朋友來信，說他們有幾個朋友在爭論，美國對中國究竟是採什麼政策？是真的主張正義呢？還是以本身利益爲主，而正義等於是一種虛偽的掩飾？我這樣提出問題，對一位比較生疏的朋友，是很唐突的。但是，請你原諒我。我誠懇的請你直率的告訴我一些你的

意見。你總不會見怪罷？」阿金遜聽了這話，很謙虛的說：『老朋友！我決不會見怪，我願意和任何朋友談任何問題。關於這個問題，我倒要先聽聽你的意見。』成心一想，對啊，我看了雲銘的來信，竟是沒有先加考慮，決定自己的意見。接着說：『我真是太草率了。還沒有什麼成熟的意見。只就我腦筋想到的說一說罷。我以為美國和中國是太平洋兩岸的大國，東西文化不同，但是兩國如能團結，太平洋上的和平一定能保持。美國在中國有不少經濟的和政治的利益，有不少是從不平等條約中得到的。它對這些利益，似乎並沒有在事實上表示放棄的決心，因此，它雖然口頭上提到對華主張正義，終究不能不在行動上使人感覺遺憾。所以，我一方面固然對美國口頭上表示好感，表示感謝，却不能不懷疑到美國對華仍然是以不平等的地位看待，仍然以自身的利益為中心。』成心說完以後，覺得這樣的措辭，很是得體。阿金遜很細心的在聽着成

心的說話。等他說完了，就接着說：『王君，你的意見我大致同意。你的措辭却太客氣了。我們談話，儘可以更直率些。我以為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是政府決定的，政度是被金融和工商業界頭腦所左右的。他們要向中國收買原料，出賣商品，投資設廠，舉行借款。他們要藉不平等條約來擴大利益，保護利益。他們決定的政策當然是以他們的利益為主。這些話，你聽來也許有點新鮮，以為民主國家，那能容得這些少數人來包辦？以為議員是人民選的，總統又是人民選的代表選舉出來的，這樣，政府的政策一定是由人民決定的了。其實呢，王君，你假設多注意一些內幕，就知道完全不是這樣一回事了。那次總統選舉或國會議員的選舉，不是要靠運動？那一次不要靠後台老板出錢？報紙宣傳要錢，而且報紙也是金融巨頭出錢辦的，廣播演說，旅行演講和買選舉票等等，都要錢。那個能替金融巨頭講話，銀行街的大腹賈就給那個錢。這樣的選舉運

動是『金錢的鬥法』。真正替人民說話的候選，常常被禁止演說，弄得不好，還要抓去吃官司坐牢。而且，數選票的也是他們一夥子的人，報報虛數也是常有的事。這樣選出來的人，所定的政策，當然是以出錢的人的利益爲主了。就是我們學校的董事也是大亨，都和什麼銀行或公司有關係的。他們請的教授和用的教材，都是附帶着做老板宣傳的責任的。你看：那座商學院是一個大亨捐的錢，那一座房子是紀念另一位銀行巨頭的。王君，你還記得昨天上國際關係課的時候，那位強生教授說的話麼？他說：美國和各國都願意保持友善關係，但是要以不防礙美國商務和經濟利益的發展爲主。這句話道破了一切美國對外關係的究竟。你想，要不說正義公平等話，如何向貴國人民討好？如何能打擊別的列強的無限制的擴張在華利益，增加對美國利益的威脅呢？王君，帝國主義對弱小民族的政策，根本是侵略，一切甜言蜜語都是騙人的，有作用的。

你覺得如何？對了，王君，你也許聽了我的話會失望，會對你來學習的成就失望，但是，這也不必。儘管努力學習好了，多多注意課外的研究罷。在追求真理的途徑中，你得認識一切，了解各種學說，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我的話太長了。請原諒。」

成心聽了這些話，覺得很愉快。這是對他的意見的更深刻的補充。他決定以後要常常和這位朋友談談。他說：『阿金遜，謝謝你的指教，使我增加了不少知識。我總以為美國是講公理平等的國家，人民是自由的，教育是自由的，真想不到是這樣一回事。我希望常常得到你的指教。』阿金遜回答說：『有許多事是很有趣味的。如果你把現在存在的一切，認為無可非議的去學習和認識，會覺得這個社會原來只是如此。如果深刻的去研究，常常會使你詫異，不禁大叫「一切原來是那樣的！」你要有空，可以看看辛克萊著的鵝步，那是

描寫學校教育和金融資本的關係的。你說我們最好能常常談談，很好。如果你願意，請你到我們的社會科學研究會來玩玩，那兒常常有演說和討論，每星期都有會，會所在商學院樓上二百〇六號。隨時可以去看看雜誌，談談天。我不知道爲什麼中國朋友去的簡直沒有。我希望你能常去，將來最好加入這會。並且請你多帶些中國朋友去走走。』時間已到三時半，成心預備去看看別的朋友。就把他的住址告訴了他，約他去坐坐。他倆就分別了。

成心一邊走一邊在回味阿金遜的談話。他想他的話很對，態度很誠懇。而且還使成心多一個集體研究的機會。這幾個鐘頭的談話，使成心對美國認識的更清楚。

他走過大學的鐘樓和醫院，踏着青草地，抄近的走向趙壁龍的住所。那是座三層樓的房子。趙君和其他三位中國學生住在一起。他們都是官費生，學機

械和工程的。當成心走進房子的時候，恰巧遇到趙壁龍走下樓梯。他同了一位外國小姐。成心問他們到那裏去？他們回答說去看電影。成心就問其他幾位朋友在家沒有？趙壁龍說都不在家。成心說還有事去，就和他們告別。

成心走回家，喝了口水，就躺在床上休息。

吃過晚飯本來想再去找一找陳幼聲，正在出門去的時候，忽然下起雨來。他就把今天的阿金遜的談話以及自己的意見寫下來，預備寄給國內的雲銘。又走到房東那裏，問房東小姐有鵝步沒有。這位姑娘從書架上抽了一本偵探小說給他，說還是看這本罷，那本我這裏沒有，而且，聽說那本書是沒有什麼意思的。成心借不到書，心裏不大快活。又不好却情，只得勉強的拿着那本書。房東太太又出來周旋了一下，大家談了一陣。說些關於中國的茶葉和紗燈籠之類的。

第三節 美國的國際關係和對華政策

星期四早晨，第一課已下第二課未上時，文學院門前的台階上聚了不少的學生，有的在沉默的吸煙，有的在嬉笑着打趣。成心因為第一時沒有課，剛剛從住所走上到文學院的路。在快到門口時，看見幾個戴綠色小帽的青年，彎着腰站在草地上，另外一個穿着淡黃變了灰色，塗滿了字和畫的褲子的學生。左腋夾了講義，右手從右褲袋裏抽出一塊一英尺長的木板，拍！拍！拍！的打着那幾個青年的屁股。他們毫不反抗，倒在低着頭哈哈的笑。這齣戲對成心是新鮮的。但是他心裏懂得這是怎麼一回事。那幾個頭頂小綠帽的青年是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同學們都叫他們是「小耗子」。大學裏的惡習慣，新學生要戴上這

個在中國特別認爲不雅的標幟。他們還要遵守若干條規則，比方，不准走草地，不准走圖書館或科學館左邊或右邊的路，不准坐在什麼地方的橙子等等。犯了「法」，就有二年級的「執法員」，給他們一頓看了可笑的教訓。這批上年吃過虧的朋友，捉賊似是來找出氣的機會。他們穿了件既不衛生又不雅觀的褲子，可是這却是資格老的符號，越髒越好。有的人在教堂裏聽講時，也在忙着弄髒褲子。寫個把字，畫個把人頭。有的人一連三四年都穿了那條褲子。甚至於有的人故意在地上弄弄髒。這雖然可笑，在他們看來却是「資格」。

剛在成心走到台階和朋友「好樂」了一聲後，已是上課的時間。大家摔了香烟屁股，湧進了教室。老教授強生也督着隊伍進來。老教授開始講授「美國在太平洋」的題目。教室裏的中國日本和菲律賓學生，都聚精會神的聽着。他說：「『美國是太平洋上的霸權，從地理上經濟上和正義上說，它應該負維

持太平洋的和平的責任。但是爲了這個，它應該有強大的海軍。沒有武力是維持不了和平的。他說現在太平洋上是多事之秋。赤俄到處活動，赤化了外蒙和新疆，還想赤化全中國和整個東亞。這是和美國在太平洋的利益相衝突的。如果中國這樣大的一個國家赤化了，美國的投資和商業就要受到很大的損失。這點是你們要特別注意的。再說日本罷。這個國家歷史雖不長遠，力量倒很大。固然嘍，因爲它和蘇俄和中國在地理上很接近，它恐懼赤化，它在中國有特殊利益，應該竭力維護。但是它爲了反赤化而進攻中國，爲了維護在華特殊利益而侵佔滿州，華北，究竟也和「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原則違反。這種不顧國際條約義務，破壞各國利益，美國決不能容許。美國離太平洋對岸太遠，和日本的貿易關係又那樣密切，美國雖然不放棄對中國的同情援助，但是，只能從正義上給以精神的援助，從經濟上使中國成爲統一的現代國家，和

日本決不能破裂交誼。從國際和平說來，美國不應該這樣做，從實力說來，美國還不能這樣做。英國在華的利益比美國的多，它應該比美國更積極的主持正義。如果英國能和美國一致的促成中國的和平和幫助它的建設，東亞至少可有一時的和平了。正是因為日本有南進政策，而且廉價日貨又無孔不入，菲律賓的地位也是很危險。當然，美國贊成菲島獨立，而且事實上也准許它獨立，但是，這十年當中，應該積極準備自己的軍備，美國還應盡幫助護衛的責任。冒然的允許獨立，只有給日本進佔的機會，這不但對菲島獨立反而不利，對美國在太平洋地位，也多一層威脅了。』

老教授越講越起勁。聽講的呢，有的越聽越集中注意，有的在擦擦的記筆記，有的在畫小人兒，看小說，或者和同學遞紙條子——筆談，約會，調情，有的在記教授說了幾次「You see」，有的女學生是忙着照鏡子，拍拍粉，

塗口紅。

老教授正要做結論，下課鈴響了，他在繼續的說什麼，沒有人知道，大家都在搶先走出教室。

幾位亞洲同胞和成心一道走出來。大家都用本國語言談論着。忽的一位日本朋友問成心：『你對教授的意見怎樣？』成心和他們一邊走一邊談着，陳林和薛造民——同班的中國學生，也一齊走着。成心招呼了阿金遜一聲，叫他也來一道走。成心說：『你的問題，需要比較長的時間才能回答清楚。如果大家下點鐘沒有課，最好到國際俱樂部（Cosmopolifan Club）去坐定了談談。』恰巧大家都沒有課，就踱出了文學院，走到離此不遠的國際俱樂部——實際只是幾位中國日本菲律賓人同住的住所去。阿金遜因為有事，走了一段就和他們分手了。

大家在會客室坐定後，成心首先發言。他說：『據我看來，美國在太平洋，不，我應該多注意中國，美國在中國，當然以鞏固和發展經濟力量為中心。但是因為美國和其他各國以及和中國的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力量有矛盾，它的對華政策，常常因為國際間的矛盾的發展——和某些國家的矛盾的尖銳化或比較和緩，而稍有變更。今天強生教授所講的，正是說明了美國對華政策和國際矛盾的關聯。總括的說，美國和太平洋上其他各國的矛盾，大致有這樣幾個：（一）美國和蘇聯；（二）美國和日本；（三）美國和英國；（四）美國和中菲等國的民族解放運動。』

『美國和蘇聯的矛盾是制度上的矛盾。蘇聯的存在，當然使各列強國內的革命運動得到刺激和援助，對被壓迫民族是個同情者和幫助者，因為他絕對沒有侵略的野心。美國所怕的，可也就是這點。它總要想法子把一切革命運動和』

民族解放運動的「主使者」這帽子套在蘇聯頭上。它怕蘇聯的同情和援助，使中國的反日運動發展爲一般的反帝運動。

『美國和日本的矛盾在太平洋上是帝國主義間很尖銳的一個矛盾。因爲美國侵略中國的時候，雖然各列強已經把中國劃分了勢力範圍，可是日本還沒有成爲強有力的帝國主義。可是等到中日俄戰爭以後，它却成了有力的了，這使美國在華的發展添了一個勁敵。隨後日本不斷激進，「九一八」後實行大陸政策，儼然以東亞主人翁自居。把美國想去伸張勢力的滿洲獨佔了，又進一步獨佔華北進攻綏遠，簡直不以中國的東北和北方的市場原料和投資場所的獨佔爲滿足，竟要把整個中國放在它的統治下才算事，這給世界霸權的美國以小小的打擊。在經濟上，日本固然敵不過美國，可是它和中國地勢接近，軍事動作極容易，而且日貨價廉，再藉走私，更可以在中國橫行了。這怎麼不使美國

着急？

『至於美國和英國的矛盾，是兩個經濟霸權爭領導地位的鬥法。英國在華的經濟利益，真是根深蒂固，不是一下子會被美國摧毀的。它們在爭奪着。可是在日本這共同敵手當前，各自都以鞏固自身地位為主。當英國在歐洲多事，美國渡洋作戰的海空軍力量尚未充實，而兩國都陷於經濟恐慌的深淵的時候，它們除了積極進行軍備競爭，致力中國的經濟開發，都不願意爭奪過甚，使日本有機可乘，反而損害自己的利益。同時，美國因為英國在華利益比它的多得多，它對日貿易的數量又不小，它所以對日本也不能過分強硬。

『最後說到美國和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力量間的矛盾，那麼，這點它反而是和英日一致的。如果這個運動發展的很快很有力，那就不但日本要被趕出中國，就是英美也要遭殃受害。

『總而言之，美國在華，在太平洋，和各方面的矛盾是很多的。爲了維持自己的利益，它一時可以採取這樣政策，一時可以採取那種政策。它認爲最可慮的是蘇聯的力量增強和弱小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在日本在華勢力猛烈的伸張時，它會和緩同英國的關係，以及比較的和緩對蘇聯關係，給日本一點制止。但是當日本侵略中國急進，而中國的反日運動高漲時，它一方面固然覺得反日是對它有利的，應該加以同情，他方面却又怕這個運動會發展到損害它的利益的程度。它就想對這運動加以裁制。但是，如果抗日運動發展爲戰爭，而這個戰爭又直接影響到它的利益時，（如淞滬戰爭），它又盡力設法緩和及結束了它。在這個時候，縱然犧牲一些中國的利益，也沒有什麼不可以。果真這運動無限制的發展下去，它也不惜以武力鎮壓。這，有一九二七年國民革命軍進佔江南時，美國炮艦轟擊南京爲實例。所以，將來再來一次幾國聯軍鎮壓中

國的解放運動，是並不是絕對沒有可能的事。

『我的話講的已經很長，也許太直率了。但是，我這個意見是我研究了幾個禮拜才得到的結論，總想發表出來，和大家談談，老是沒機會。今天正好請大家批評。』說完了，他燃了一枝香烟吸着。心裏在想，這樣的發言，是不是太「那個」了一些？

大家聽完了這些話，有一陣不出聲。從面部的表情看來，有不少人不同意這個意見。一會兒，一位日本朋友叫什麼「郎」的說：『王君的意見自然也是一種說法，是一種激進派的意見。我總覺得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是由於不了解日本的態度，不大清楚東亞的特殊情形。我很同意強生教授所說的赤化東亞的問題。不過他還沒有把這問題的嚴重性提高。在赤化問題這樣嚴重的時候，有日本這樣的國家來擔負維持東亞和平的責任，美國正應該給它同情和援助，不

應該再支持中國的歐美派來反對日本。其實，日本是顧慮美國的利益的。「滿洲國」不也是贊成門戶開放的政策嗎？美國似乎不明白，民族解放運動就是赤化運動。瑪加拉君以爲怎樣？

那位菲律賓朋友笑了一笑不做聲。成心在想那位日本朋友的話——民族解放運動就是赤化運動，他想他一定拿他看做赤化分子了。瑪加拉很簡單的說：『這些問題我平常不大注意。我大致同意強生教授的話。只是菲律賓的獨立，倒應該立刻實現。美菲間的種種問題，不妨逐步的商議。』說完了，看看手錶，已經到下課時間。有些人還有一課，所以只好就這樣結束。不這樣結束，也不容易在短時間內有一致的結論。

成心出了俱樂部門，又高興又煩悶。高興的是自己要說的都說完，煩悶的是這些同學不能像阿金遜似的真率的批評和指教。他覺得大罵一頓也要比忽視

他的意見好。他更不舒服的是，那位日本朋友簡直是太不虛心研究學問，而帶了成見把日本當局的意見重述了一遍。

他走到大學食堂去吃飯，遇到了曾經在社會科學研究會會所見過的兩位同學。他們坐在一棹上，他把剛才的談話從頭至尾說了一遍。他們都說成心的意見是對的。這使他的自信心更增強了一些。說到那位日本朋友時，他們說日本學生意見並不都如此。他們告訴他當時在座的另一位日本學生，是常到社會科學研究會會所來的，他的意見和什麼「郎」的是不一致的，不過因為那位什麼「郎」的朋友，和某種機關有關係，所以當時不便說話罷了。

吃完飯，成心把同阿金遜的談話和剛才的談話，寫了一封長信給雲銘他們。同時又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哥哥和妹妹。

第四節 什麼是門戶開放政策

成心有三個星期沒有接到雲銘等的信。心裏時時在惦記着。唯恐在這極不安定時的中國，發生了什麼不能預測的變故。他很知道雲銘是個熱血的青年，憤激，熱情，雖然是他的優美性格，可是欠缺沉着，有時竟會不可理喻的固執，常常要朋友們以最大的力量來說服他，糾正他。成心最覺苦悶的是，身在異邦，家鄉的情形不容易弄清楚。不錯，中華青年會裏和有些朋友訂了申報大公報和一些雜誌，可是從中國到美國要十幾天或廿多天。這當作新聞來看，實在太慢。而且報紙上的消息，總有幾分使人懷疑。反而不像雲銘來信中提高幾點，使人看了更能明白時局的內面。三個禮拜得不到國內好友的通信，的確是

悶人的。成心問着自己，爲什麼別的朋友也不寫信來呢？

大概是在中秋的前一天，聽見同校的中國學生說，明天是中秋節，約大家捐幾角錢，由趙壁龍向中國飯店去買些廣東月餅和水果，在第二天晚上去遊湖。成心捐了兩角錢。當時趙壁龍還關照大家，如果帶自己的女朋友同遊，應再交三角。成心想了一下，他帶誰呢？房東小姐近來和他很生疏，這大概是因爲兩個人性情和意志不大相投，談不來的關係。別的女同學，大半都是點點頭說一聲「好樂」的朋友。他還是請吳德小姐去罷。可是這位由阿金遜介紹的女友，和他還只在社會科學研究會見過幾次。雖然她很和藹，而且也直爽，談了兩次也很融洽，可是就這樣去請她，是不是太唐突？會不會遭她的拒絕呢？腦筋正這樣盤桓着，趙壁龍不耐煩的說：『老王，你怎麼愕然了？有女朋友就拿一份錢來，沒有，也不要緊，先交了錢，我給你介紹一個，別到了那時看見我

們大家都有，你在一邊眼紅。這麼樣，玩着就沒有味了。』成心說：『有，有。』隨手又給他三角錢。

成心在下午走出社會科學研究會會所時，心裏鬆了許多。吳德小姐不但拒絕他的邀請，倒表示極願意去玩玩。她就沒想到中國人還有一個特別看月亮的日子。

中秋的晚上，大家在趙璧龍家聚齊，在月光下走到了湖濱。租船的老板看見七八點鐘還有一羣中國學生跑來，又詫異又喜歡。租了一隻汽船，十二個人就擠在裏面，說說笑笑。開頭還是大家聚在一道講故事，說笑話，吃東西，後來是大家只顧和自己的女友談心了。

成心在這晚上和吳德小姐玩了一陣，回來又把她送到家裏去後，在回到自己住所的路上就想，吳德小姐的確是個可愛的姑娘。她家裏是貧苦的。她讀書

是靠着自己在飲食店裏作工的收入。住的也是一間地室。但是她很用功，課外的書看得也很多。她學的是經濟學，但是她對學校的課程却操批判的態度。她還有一年可以畢業。現在還擔任了社會科學研究會經濟組的主席。

第二天，到學校去的時候，在路上遇見阿金遜和吳德小姐。他們告訴他晚上在某個地方，有外交政策協會支持的美國對華政策——門戶開放的政策的辯論，問他去不去。成心立刻回答「去」。

離開會還有半點鐘，會場裏已經擠滿了聽衆。半點鐘後，主席致開會辭說：

『今晚辯論的題目是：門戶開放是爲了中國的領土和主權的完整。正面是魁格雷博士，強生教授和霍爾先生。反面是克利門，甘奈地，胡爾夫三位先生。正反兩面都是飽學之士，雖然代表兩種不同的思想。希望大家細心靜

聽。』

在這短短的開會辭後，就開始辯論。

正面主要的論點，是一八九九年美國大總統麥金利命國務卿海約翰向英法德日等國提出中國門戶開放宣言，說：『美國政府，為免除各國之衝突起見，和謀各國在華工商業同等的利益希望在華有勢力範圍和利益範圍的各國，承認下列的條件：一、各國對於在中國所得的勢力範圍和各項利益，互不干涉；二、各國勢力範圍內的港口，對於無論何國的貨物，都要收一樣的關稅；三、各國勢力範圍內的各港口和鐵道，對於其他各國的船隻和貨物運輸，應和對本國所繳收的入口稅和運輸費一律。』他們認為這是打銷列強瓜分中國的政策。如果中日戰爭以後，列強盛倡瓜分之說之時，美國不提出這個政策，中國的主權就要破碎分裂而不能保完整了。他們又舉出日俄戰後，美國斡旋和議，在門

戶開放原則之下，向兩國提出撤退滿州駐兵做一個有力的證明。他們又說到，在歐洲大戰的時候，日本佔領膠州。美國也曾對日提出通告，聲明尊重中國領土完整，如中國發生變亂時，日本在膠州灣以外有所行動，必先與美國商議。這樣，又維護了中國的領土的完整。在日本向中國提出廿一條要求時，美國又聲明如果條件對中國領土的完全和開放門戶主義有害者，也一律不承認。在蘭辛石井共同宣言中，美國雖然因為中日地理關係，承認日本在滿州的特殊利益，可是也曾重聲明『但須保全中國領土主權之完全』，『凡有侵害中國主權之獨立，和工商業均等機會者，美日兩國應協同對付。』而美國主張中國參加歐戰，更是爲了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在巴黎和會中，美國雖然因為歐洲的複雜的國際關係，沒有極力幫助中國，可是這個遺憾，已被完全成功的華盛頓會議所彌補了。在那次會議中，在美國的竭力維護門戶開放的原則下，促成了中日

魯案條約，規定『膠州德國租借地歸還中國，日本在青島濟南及膠濟鐵路沿線軍隊，一律撤退；青島海關應即完全爲中國海關的一部分；膠濟路由中國用國庫券向日本贖還。』又簽訂了九國公約——美，比，英，中，法，意，日，荷蘭，葡萄牙等國，規定『尊重中國主權獨立，領土和行政的完整；給中國以完全無礙的機會，以發展維持有力鞏固的政府；施用各國權勢以期切實設立並維持各國在中國境內的商務實業機會均等原則；不得利用中國情狀，乘機營謀特別權利，並不得獎勵有害友邦的舉動。』這些都是美國所倡導的門戶開放原則下，中國所獲得的實利。要不是這個原則，中國的領土主權就早被分割了，要不是美國嚴守這個原則，竭力的努力，各列強會甘心承認門戶開放是國際間對華應有的共同原則嗎？一般人總以「九一八」事件後的美國的態度來責備美國，其實，美國絲毫沒有放棄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原則。破壞九國公約的是日本而

不是美國。「一九一八」事件後，美國會根據九國公約和非戰公約，一再促日本覺悟。這種道義上的裁制，當時會發生了不小的影響。上海戰爭時，美國也會竭力在不損害中國主權的原則下和議。而且在事實上，淞滬協定中也沒有足以損害中國主權完整的條文。最後說到的是史汀生的不承認主義。史汀生不是明白的向中日兩國提出照會，說「美國政府不能承認任何事實上之情勢爲合法。凡中日兩國政府或其他代表所訂立的任何條約或協定，足以損害美國或其人民在華條約上的權利，或損及中國主權及領土及行政的完整，或違反國際間關於中國的政策，即通常所謂門戶開放者，美國政府都無意承認。又凡以違反一九二八年八月廿七日中日美三國在巴黎簽字的非戰公約的方法而造成之情勢，或締結之條約或協定，美國政府也無意承認之。」這不是最有力的證明美國是怎樣維護門戶開放的原則嗎？國聯通過不承認滿洲國的決議，不是美國努力的結

果嗎？綜上所述，美國所主張的門戶開放政策，的確是由正義出發的，爲了中國的主權領土的完整的政策。這個政策不只是紙上空文，並且也已經產生了實際的效果。如果這個政策還沒有能盡力發揮它的作用，得到應有的成就，那不是這個政策本身的罪過，而是因爲日本違反了這個政策，英國沒有強硬的和美國共同執行這政策，而中國還沒有堅強的統一的政府。美國提出的這個政策，單靠美國去執行還不夠，一定要靠國際的合作，特別是在中國有最大利益的英國，和有了堅強的統一的政府的中國的合作。雖然如此，門戶開放對中國主權領土的完整的不可忽視的成就，是無可否認的。』

成心聽了這番話，覺得這種說法表面上也能自圓其說，但是還沒有從事實的深刻的檢討中來說明門戶開放政策的究竟。這時候，担任反面的人上去說話了。

反面的主要論點是：門戶開放政策的提出，是和美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階段，和美國和東方新興帝國主義的日本的衝突日益尖銳化，有密切的聯系的。美國在中日戰爭（一八九四——五）前，已經發展到帝國主義的階段。它要尋找適當的市場，原料供給，和投資場所。這時候，未被佔領的「自由地」只有中國。但是中國也已被劃分為各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美國雖然藉了不平等條約，獲取了不少在華利益，可是比起英國來，還是望塵莫及。再加上中日戰後日本的勢力大大的伸張。它藉了地理上的毗連，更容易侵入中國。對這個勁敵，美國抱了很大的憂慮。美國要想在中國取得經濟利益，就要打入已經劃分了的勢力範圍，就要制止日本的勢力的擴張。這，就要要求開放門戶——使美國也能自由進去，就要求機會均等——使美國也能參加一切侵略。只要看美國所提出的門戶開放宣言，是向侵略中國的各國提的。就知道它門戶開放就是一

分一杯羹」政策了。美國在門戶開放宣言中所要求平等享受的權利，本身就是以不平等地位看待中國而產生的特權。這些權利已經是破壞中國主權的了。日俄戰爭後，美國大總統羅斯福奔走日俄和議，也是怕日本獨佔滿洲，使美國不能分潤。在中日馬關條約簽訂後，美國不也曾藉口利益均需而在中國設立工廠嗎？在日俄軍隊退出滿州，將該區行政權歸還中國以後，美國不是也曾提出日美同管理和經營南滿鐵路，和主張滿州鐵路歸國際銀團管理和建設嗎？所有這些，是爲了中國呢？還是爲了美國削弱日本的勢力，增強自己的地位呢？在大戰期內，美國的確反對過日本佔領山東，反對過廿一條。但是，美國不是說「如果中國發生變亂，日本在膠州灣以外有所行動，必先與美國商議」嗎？爲什麼要將日本在膠州灣的行動除外？爲什麼中國有變亂一定要日本「有所行動」？又爲什麼日本有行動時，一定要和美國先商議？美國反對廿一條，是反

對第五號，而不是反對所有的條件。這不是承認日本的侵略行爲嗎？此外，爲什麼蘭辛石井要發表共同宣言，「承認日本在中國有特殊的利益」？說日本在中國「得享種種特別權利」？果真美國以維護中國的主權領土的完整爲己任，爲什麼在巴黎和會中，中國代表提出修改不平等條約，歸還租借地，撤消領事裁判權，要求關稅自主，減少駐華軍警，退還庚子賠款等等時，不給以最大的援助，而一定要到華盛頓會議時，才給中國一些利益？果真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是以維護中國的主權領土的完整爲目的，爲什麼當中國國民革命軍打着反帝反軍閥的旗幟，勝利的到達南京時，美國要開炮轟擊南京？一切美麗的字句，掩飾不了侵略的事實，和寫在「門戶開放」背面的「分一杯羹」的幾個大字。巴黎和會時，美國不積極幫助中國，那是因爲中國提出的問題太大，影響美國在華的利益太多，它不能輕易答應。而且，歐洲問題複雜。意大利鬧着退

出和會，日本又要什麼人種平等，更加上美國國內對於國聯等問題意見異常分歧，所以美國只有不開口。和會以後，日本積極侵華，勢力日增，而中國的反日怒潮極爲高漲，美國感受日本勢力的壓迫，反帝運動的危險。也就是說，日本繼續了大戰時在華所得的利益而又向前進了一大步，使得英美等國要加以裁制。這樣才召集了華盛頓會議。這正是戰後帝國主義力量的配合，到了一個新階段，帝國主義間的矛盾發展到了一定時期所產生的結果。九國公約等固然給了中國一些利益，但是，何會滿足中國的主權領土完整的要求？不平等條約還在，廿一條還在，領事裁判權，關稅不自主也還存在。所謂門戶開放政策是爲了中國的領土主權完整，到底有什麼事實可以證明？炮轟南京只有證明門戶開放是要使帝國主義者走入大門，將門內的一切讓給美國和其他列強。不然，中國國內的革命是個內政問題，而且這革命倒的確是爲了中國的獨立和解放，

爲什麼在革命運動高漲的時候，列強要加以鎮壓呢？至於說「九一八」以後美國的態度，那是因爲美國當時還沒有實力，而且也不願在這個時候，去和日本決一死戰，所以才以不承認主義來作唯一的最後的武器。但是，不承認只是不承認，日本那裏真能因爲美國喊兩句「不承認」就能退兵呢？現在中國的東四省不是還在日本手裏嗎？華北實際上不也落在日本手裏嗎？不承認儘管不承認，佔領中國土地，破壞中國主權却還是不能不承認的事實。是的，我們也不否認門戶開放在消極方面，對中國盡過一些表面上維護領土主權完整的作用，可是這也是用犧牲更多的利益換來的。實質上，門戶開放並沒有真能做到這點。』

反面在鈴聲不斷的響中下了台。接着是一陣掌聲。成心也禁不住和阿金遜吳德小姐一齊鼓了掌。心裏覺得反面的理由充分的多，他們真能用事實來說明門戶開放的實質呢。

主席宣佈：今晚辯論無所謂勝負，只是給兩種意見說明各自的解釋的機會而已。在向辯論員和聽衆致謝以後，就散了會。

到家已經很晚了。成心一路上和阿金遜吳德小姐談着，稱讚着反面的有力。

第五節 美國會退出中國麼

雲銘等在大學已經快畢業了。但是在最後一個學期將要開學的時候，接到學校的通知說『着毋庸來校』。理由沒有提出來，但是雲銘是很懂得的。這是因爲雲銘的課外活動比較多。雲銘只牢記『讀書不忘救國』，可不明白現在學校所唱的是本份救國。卽如果是個學生，就應該寓救國於上課，讀書卽是救國。

成心的信雖然早已到了國內，可是並沒有立刻到達雲銘手裏。雲銘曾關照校役，有信就留下，等他或者他的朋友去拿。學校却命令校役，雲銘等不准入校，他們的信也一概不准收留或任他人取去，應該先交學校檢查。經過這樣手

續，有的信已被拋在字紙簍，有的却由學校加上了一張，『此人已離校』的字條，打回頭去。成心的信，遭了前一項的處置。

本來；雲銘還可以寫信給成心，告訴他「退學」的經過，而且在雲銘接到學校的通知後，就計劃着謀點職業，當個中小學教員之類。可是，接到通知的第二天，他的幾個同鄉就發覺他已不知去向，說是「失蹤」了。有的人說是他或許已經回家，有的猜他是氣憤得跳黃浦江去了，有的疑心他轉入頹廢，恐怕是他在外面胡調。但是，他的住室絲毫未動，據房東說他出去的時候，還是同往常一樣的和藹和玩皮，沒有半點變態。一切的一切，都使人不得不懷疑他是被安置在一個「安全」而不大能隨便的什麼地方。

等雲銘和他的幾位好友的近況，轉着許多灣，經過了幾個多月的光景，傳到成心的耳朵裏時，成心倒已經預備結束第二學期的課程，準備假期旅

行了……去做一點工。成心聽到雲銘的消息，心裏很難過。當時覺得失去了幾個知己的朋友，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再和他們一塊兒談着玩着鬧着。成心在國內的朋友不算少，談的來的，却不多。天天和他在一起談問題和玩耍的吳德小姐，更是替雲銘擔心。成心談到雲銘平常就準備着這樣一天的到來的，這感動了吳德，她被感動到流淚，但是他倆却更興奮，絲毫不悲傷。

五月的天氣是很和暖了。這正是春將逝去夏就到來的當兒。成心正在將草好的論文，重新用打字機打好，吳德小姐跑來。成心笑着迎她進門。坐在打字機旁邊。成心現在已經搬了家，自然還是住在地室裏。因為他哥哥在國內經商不利，不能經常匯款接濟，別的朋友，也常有信來說到生活提高，經濟沒有從前寬裕，成心也不好意思再向他們移借，所以，決心自己想法子弄點收入。幾次投稿外國雜誌，都沒有登。有的登出來了，却是因為外國朋友的邀請，又是

盡義務性質。在國內雖然接洽了幾個雜誌，寄過通信，並且也曾登出來，可是稿費折合了美金寄來，又沒有多少。後來算是找到了一點工，是替人家拭地板和洗用具——碗子刀叉等，報酬是供給膳食。這也不無小補。他準備在假期中去做工——一家罐頭食物廠，也是爲了籌下學期的費用。

吳德小姐來找他，——女子找男友的事是不平常的，在吳德小姐，認爲那是不必顧慮的社會習慣——他們今天原來是約好了去參加社會科學會的討論會的。題目是最近各方頗多討論的「美國會不會退出中國？」就是說，美國是不是會放棄中國這樣的市場，讓日本自由活動？

到了商學院樓上的會所裏，人已經差不多到齊了。過了一刻鐘，主席就宣佈開會，說明了題目，就請大家自由發表意見。第一個發言的是吳德小姐，

吳德小姐說：

『最近還有若干作者們常常提到這個問題。有一個叫做穆爾（Frederick Moore），曾經替日本政府的外務省服務過若干年。有一個時期做顧問，也會和日本駐美大使館有過關係。他說道，美國也許就要不再參加對華貿易了，因為這種貿易對美國是無利的。他說美國對華輸出是四千萬美元；可是從貿易上賺到的錢，還不夠維持美國駐華的海陸軍的費用呢。在過去五十年中，美國在對華貿易中，連一塊錢都沒有賺到。就是在將來的五十年中，情形也不見得會好些。既然如此，他以為不如退出中國市場。不必賺錢，更可以省掉維持那批保護美國商人的海陸軍的開支。』

成心說：

『我也聽到過這種論調。那是一位美國記者叫做普來斯的（Willard De Mille Price），那在二月期的亞細亞雜誌上寫了一篇文章。他說美國在東方

進了幾百年，現在不得不「向後轉」了。他以爲菲律賓快獨立了，中國的門戶也要關起來了，美國縱然不願意，也就要被迫得非退出遠東不行了。他也提出美國在華利益不多，對華貿易不大，不值得用巨大的軍備來維持這點利益。比方他說，美國對華投資只佔美國對外投資總額的百分之一，對華貿易只佔美國對外貿易總額的百分之四弱，美國僑華（滿洲在內）人民也不過七千，就是離中國很遠的比利時，在華的經濟利益也比美國的多，法國也是如此。至於英國，就更加不必說了，它在中國的投資，比美國的多六倍。他以爲要用千百萬款子維持的海陸軍來保護這點利益是不值得的，這是賠了大洋賺角子。他說，其實要保護貿易，也不一定費這樣多錢。他舉了美國對日貿易做了個例子。美國對日貿易比對華貿易多了三倍，可是美國並不用龐大的海陸軍去保護。他說就是沒有走私，日本對華貿易也是佔優勢的，別的國家也難以和它競爭。而

且他認爲中日經濟提攜是必然的，因爲兩國的文化，地理和經濟關係太密切了。他甚至於和親日的遠東雜誌（The For Eastern Review）一樣地說過，日本的武力所造成的和平和秩序，一般講來是對美國的商業有利的。他又舉朝鮮和『滿州國』爲例。現在美國對朝鮮的輸出，比起一九〇三年日本統治朝鮮以前來，已增加了二十五倍。『滿州國』雖然廢止了門戶開放，美國從一九三一年以來，對滿貿易還是增加了一倍。他的結論是：美國要想在遠東前進一步，勢必要戰爭才行，假設一定要一往直前，那就只好出之一戰，不然的話，就只有退出。你看，這位普來斯先生不是在教美國讓路給日本吞併中國麼？這和你說的那位穆爾先生真是一鼻孔出氣，或者說他比穆爾還要簡捷直率。

『另外還有一位在美國駐上海和廈門的領事館裏做過一點小事的唐珊（Ralph Townsend），在中國住了沒有多久，也寫了一本黑暗的途徑（Ways

That are Dark)，這是一本最無恥的書。他除了攻擊美國的遠東政策之外，還說中國是劣等民族，應該讓日本來開化他們。他竟用了這樣的字眼：「從人道的立場說來，日本對在它統治下的中國人，真是做了件好事。」他又說：「我們既然反對蘇維埃主義，我們就得承認，在亞洲方面，日本是莫斯科的頑強的反對者，它正進行白色人種要幹的鬥爭呢。」他說美國的遠東政策，是根據莫斯科的宣傳決定的。這真是最可笑的事。美國有些人就是這樣，在中國住了幾天，跑了一陣，就以爲自己是「中國通」，馬上就忙着寫書。人還在太平洋的船上，書却已經印好。脚一踏上美國的岸，報上就會有遠東問題專家的訪問記出現。這簡直是太開玩笑了。寫書儘管寫書，如果沒有特殊的目的，寫一本什麼笑林一千種，也比瞎寫好。這位唐珊先生，顯然是有所謂的吧。」

阿金遜搖了搖頭，站起來說：『你講的話很有味。不過，我們要研究的是

爲什麼現在有這麼一批人主張美國應退出中國？」接着，他又說：

『我以爲這些人一半是受日本的宣傳，一半是由於自己的和平主義或民族優秀主義的發展。日本近來用了很大的宣傳費用，宣傳「亞州人的亞州」，「日本是東亞和平使者」，「侵略中國是爲了防止赤化，是爲了解放中國人民」，並且拚命宣傳美國在華利益的不足稱道，對日貿易的重要，中國在日本統治下各國都有利……等等，主要的以防止赤化來吊各國的膀子，博各國的同情。另一方面，他們或者是「和平主義者」（普來斯就是一個教會作者），是離開了民族平等，國家獨立而高唱和平主義的人。爲了和平，可以犧牲弱小民族。但是，他們所要求的和平，不是反對侵略的和平，而是使美國立即牽入戰爭漩渦，允許日本在中國自由活動的和平。實際上是不和平，是幫助侵略的。他們或者是民族優秀論者，認爲白種人優於黃種人，黃種人應該由白種人

來統治和開化，既然黃種人中的「優秀份子」——日本，征服劣等民族——中國，這是替白種人盡力，美國當然應該讓日本放手做主，不加干涉。他們的觀點可以不同，理論的表白可以分歧，可是結論只有一個，就是日本征服中國是正當的。

『這些論斷並不是真正主張美國不應侵略中國，而是認爲爲了維護在中國比較微小的利益而影響到對日巨額貿易是個損失，在日本在華統治區內——如「滿州國」，美國仍可發展貿易，又何必一定要反對日本侵略，何況維持在華駐軍要大量的軍費，這是增加國內人民的負擔，萬一捲入戰爭漩渦，美國國內經濟和政治都將受極不良的影響。所以這批人是以維持美國貿易爲出發點的。他們似乎不大注意對華投資的保護和發展。他們不知道，果真讓日本放手征服中國，統治了中國，美國在華的投資市場和商品銷路都要大受影響了。那

些高唱退出中國的學者們，正是日本的義務宣傳員啊。』

施密士點了點頭說：

『對的。我們當然要指出這批「退出中國論者」幫助侵略者的究竟。同時，我們也不能不說，我們是主張帝國主義退出中國，撤退中國駐軍，交還中國的主權和領土，使中國成一個獨立的，在國家羣中佔平等地位的國家。我們反對從幫助日本的侵略，視中國為奴隸出發的退出論。吳德小姐，你說是不是？』

阿金遜回答說：『是的，你所補充的，正是我要繼續說下去的話。我以為這種退出論者，實際上並不是真的退出中國，而是幻想着日本統治下的對華貿易的開展，或者是因為美國的軍備還沒有到渡洋勝利戰的程度，所以一方面不反對美國擴軍，一方面却反對捲入戰爭。』

桂太郎說：『是的。與其說他們反對戰爭，倒不如說他們是在幫助準備大規模的戰爭了。他們也並不是真和日本親善，只是怕中國民族解放運動成功後，根本剷除了他們的勢力，影響到國內的革命。與其讓中國革命力量發展，不如讓日本來鎮壓，而自身則積極擴軍，培養實力。』

克拉克小姐說：『退出中國論恐怕只是美國一部分商人和和平主義者的意見。大部分金融界工商界中人，和政府當局，是不會有這種主張的。當然，政府有若干措置，也是對退出中國論者有幫助的。比方說，報紙上有一時曾經登載美國將撤退駐北平天津的軍隊的消息，這是很容易被日本和退出中國論者利用的。……』

麥金利說：『這個消息後來似乎被否認了。只到現在，美國軍隊還停留在平津呢。』

布利特說：『這是對的。再有，最近國會中正在討論新中立法案。上院外交委員會委員畢特門（Pitman）在上院提出的草案中，包括三個主要點：

（一）禁止在國際或國內戰爭中，以借款和軍火供給交戰國；（二）其他商品，必須將所有權由美國人轉交外國購買者後，方得輸出給交戰國；（三）美國商船不得武裝，美國公民不得乘坐交戰國所有的船隻。而且，只要總統宣佈兩國交戰狀態或某國內戰爭狀態存在時，這些條文就自然的生效。至於麥克雷諾（Mc Reynolds）在下院提出的草案，主張以廣泛的權力給予總統，以便決定向交戰國禁運物品的種類，雖然比畢特門案富有柔性些，其實這兩個草案都差不多，將來一定是通過一個由兩院混合委員會草擬的折衷案。不管通過什麼樣的條文，中心點只有一個，就是不以裁制侵略者為目標，而一般的以軍需和借款供給交戰國而守中立。這對西班牙是幫助弗朗哥，對中日戰爭來說，

就是幫助日本。因為日本軍火充足，還有德意的援助。而中國呢，武器方面是非靠外國幫助不行，美國不加援助，自然是對日本有利的。何況其他物品的供給，因為日本海軍力強，可以直接向美國購買，中國就沒有這麼方便呢。畢特門曾經坦白的說過：『我們同情弱者，但是，讓那些弱者犧牲，要比不必要的使美國人民捲入戰爭來得好。』這樣性質的新中立法，是退出中國論者的一個根據，一個助力。所以我說退出中國論者，是得到美國政府中一部分人的支持的。』

成心說：『這是當然。就是從羅斯福本身的一部分支持者的基礎來說，也的確會使當局一部分人抱這種中立的思想的。我只舉一個小小的例子來說罷。羅斯福的上台，當然是靠金融資本的力量，但是支持他的主要力量却還有南部產棉地帶的資本家。羅斯福既然和他們結了密切關係，當然在政治上和在經濟

設施上要顧到他們的利益。日本既然是美國原棉的最大的主顧，自然要竭力維持。不久以前日美間不是還締結了棉布協定嗎？」

吳德說：『他們正是爲了這個，才說同情弱者而不願爲幫助弱者而犧牲的話，才主張守中立，才高唱退出中國論。但是，他們也應該知道，日本供給了美國所需要的漂白布棉氈等的半數。它的廉價布，却使美國東北各州的紗織廠破產。而且現在中日棉業合作高唱入雲，日本不但在中國的北部擴大種棉，並且要在全中國進行植棉的經濟的和技術的合作，以便於使中國能供給日本所需要的棉花。到那個時候，日本人就不再向美國購棉了。』

克拉克說：『是的。美國未嘗沒有估計到這點。我們此地要談的是，這也是羅斯福部份放棄喧囂的反日言論，採取觀望態度的一個原因。這使退出中國論者得到若干精神上的幫助。另一方面羅斯福正在從事於加強海上及空中的軍

事準備，這又表示日美矛盾的尖銳化而美國並不預備退出中國呢。」

瑪都拉說：『退出中國論者雖然不少，可是反對論者的勢力終究是佔優勢的。他們不但主張維持在華利益，還想鞏固和擴大美國的勢力。這也是帝國主義國家必然要採取的態度。羅斯福任內曾借給中國政府借款，締結中美貨幣協定，供給中國軍火，還在和英國一道幫助中國的經濟建設。允許菲律賓獨立，是爲了攏絡菲島。這些地方，那裏看得出美國是要退出中國呢？美國在中國的利益雖然比不上英國，但是在商業投資和對華貿易——佔中國輸入的第一位，依然是不小的，它那裏肯放棄？當日本的在華利益大大擴張，威脅到美國既得利益，縮小了它擴張的可能範圍時，它只有更積極的和日本爭鬥。』

成心說：『這是一定的。只要看看美國官方和工商金融界人發表的意見，就可以知道了。前兩年美國派到中國去的經濟考察團發表的報告書裏就有這樣

的話，原文我不記得，大意是說，中國在很迅速的現代化，這將使有四萬萬人口的國家，在未來數十年中，成爲世界上最重要的貿易中心。任何國家不能忽視這個市場，尤其是美國，它能生產中國所需要的商品，又能吸收中國的生產品，更不能忽視它了。四川是一個有六千五百萬人口的大省，那裏有發展工業的絕好機會。你們想，美國工商界教大家不要忽視的，可能最大的市場和投資場所，美國肯輕易放棄嗎？決不會的。就是史汀生在他的新著遠東的危機中也說，中國地方遼闊，至今尙未開發，在中國向近代文明發展的途中，美國對華貿易的發展，幾乎是沒有限度的。美國外交政策問題的權威畢生(T.A. Bisson)最近在外交政策協會的兩月刊上也說了羅斯福第一任內所行的遠東政策，是在延遲因日本的侵略政策而在遠東引起的新問題的解決。他認爲這主要的是自衛戰，美國並沒有放棄陣地。所謂沒有放棄陣地，即是說美國並不預備退出中國

而讓日本自由活動。就是現任國務卿赫爾也曾說過，全年中遠東局勢，迄未安定，中國境內美僑的保護問題，常使國務院密切關心。有時且引起嚴重的憂慮。因為美僑的生命財產和美國政府對於遠東各國的「和平」和「福利」，都是美國所關心的。因此我們對該方局面的任何發展，沒有不深切注意的。這不是明顯的說，美國是反對退出中國的麼？」

阿金遜說：『成心君的說法，我完全同意。我以為要帝國主義自動退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是個夢想。在日美衝突加緊的時候，決不會發生某一方退讓的事。這個矛盾只有更尖銳的發展下去，否則帝國主義就不成其為帝國主義，而帝國主義間矛盾的尖銳化，不但不能使戰爭危險加緊，反而會促進和平了。這不是天大的笑話？當然，帝國主義矛盾雖然加緊，並不是說因此就立刻爆發戰爭，而是說離戰爭的爆發更近了一步。現在日美的軍備競爭達到空前的

程度。但是，美國對遠東的政策，反而部分的放棄反日的喧囂言論。這是爲什麼呢？這個策略的轉變，正是因爲英美在對華問題上，所得相當的聯絡。美國正在促進英國積極反日，給英國以若干的幫助，（如共同幫助中國的經濟建設），以鞏固和擴張自己的地位。這樣可以在不必和日本正面衝突，不致損害日美貿易，還可以擴大在華利益的條件下，積極擴張軍備。如果說美國對華政策有策略上的變換，那是對的，要說美國對華已趨消極，以至於準備退出，那就錯了。』

主席說：『是的。我們也許可以總括的說，反對美國退出中國的一派，仍然在政府中佔了優勢。美國是以不和日本正面衝突，以加強日英衝突，幫助中國經濟建設，來鞏固和擴張自己的利益爲對華政策的中心的。或者照畢特門所說，美國口頭上同情弱者，但是不願意爲了這個同情而犧牲自己的利益。大家

以爲如何？」

布利特說：『是的。政府的這種政策，不管門戶開放也好，不承認主義也好，新中立法案也好，都不能制裁侵略。恰恰相反，這些都是對侵略者有利的。』

成心說：『在美國，恐怕除了勞動者外，並沒有多少人提出以幫助中國的解放爲中心的對華政策罷？』

阿金遜說：『那倒也不盡然。美國反戰爭的和平運動的團體，也都主張以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度爲制裁日本侵略幫助中國解放的具體步驟。美國外交政策協會會長勃爾博士（Dr. Brill）就主張以英法蘇四國聯合的軍事力量，來壓迫日本參加一個新的華盛頓會議。我以爲他的主張是很好的。如果能使參加的範圍擴大，包括中國等在內就更好了。對中國有關係的事，而沒有它本身參

加，是很容易變成犧牲中國的分贓會議的呢。」

主席看了看錶站起來說：「現在時間不早了，座談暫時告一段落。」

成心出了會場，就趕回去吃晚飯。晚飯後，就想把當天座談會中各種意見加以整理，給國內的雜誌做一篇通信。但是，太疲倦了。只是吸着烟，休息着。腦筋還在思索。覺得在今天的座談中，增加了不少認識。回想到前幾天和幾個中國同學談這個問題的時候，大多數同學認為美國不應退出中國。他們以為美國的確是中國的朋友，過去曾幫助過中國，而日本之不敢為所欲為，也是因為對美國有所顧慮，他一旦退出中國，日本就要毫無忌憚了。也有一個同學贊成美國退出中國，他的意見是，中國原來就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能夠少一層壓迫，就輕鬆一層。當時成心的意見是怎樣呢？他曾經有一時不知道說什麼好。贊成美國退出嗎？這的確會給日本造機會。不贊成罷，這不是又贊成了美

國對華的侵略？後來只是說，他不贊成美國退出中國，但是也反對以侵略爲目的的留在中國。他希望美國逐漸的把不平等條約廢除。現在他感覺到這種說法太把問題看得簡單了。

成心走出大門，準備在街上兜個圈子回來睡覺。沿着只有住宅的路走，又賺太寂寞，就轉了方向，走上附近的街市。在店舖的玻璃窗外呆呆的看了，覺得倒也有趣。後來碰到趙壁龍他們也在街上幌來幌去。就在一道散着步。趙壁龍問他爲什麼這樣孤單，是不是和吳德小姐鬧翻了？他們因爲常看見成心和吳德小姐在一塊兒，背地裏談論着還不算，當面都常常和他開玩笑，問他幾時找牧師，請他們吃喜酒。這晚看到他單人逛街，自然也少不了說兩句。成心呢，也的確愛吳德。常在一起，總覺得在一起的愉快。至於說兩個人戀愛的程度。究竟怎樣，成心也說不出，他從來沒有對她有過什麼表示，吳德也許知道成心

對她的愛，但是除了很關心成心的學習，環境，和許多個人的事，和他親近外，也沒有談到兩個人間的問題。那晚成心本來是約她去看電影的，但是因為吳德在忙着趕一篇論文，所以座談會後，成心就獨自跑回家裏來。在街上遇到小趙打趣，他也就開着玩笑說，和她鬧翻了。她已經和別人愛上了。小趙還認真的安慰了一番，勸他以後不要和外國女人認真。

第二天下了課，接到同鄉蘇靜安由國內來的信，知道雲銘等的近況，他要一年後才能離開那「安全」的地方。他說雲銘很掛念他，並且鼓勵他努力學習，但是不要做書獃子，意思是要他多多和美國的社會接觸，和美國人在一起做些事。這顯然是因為他還不知成心已經是社會科學會的會員，大學日報的特約撰述，並且還時常出去演講，眼看暑假快到，成心還預備去做點工呢。

成心連忙將討論會的一切寫好，和一封信一起：寄給蘇靜安，請他把自己

的近況轉告雲銘等，並且勸他們在清靜的環境中，好好保養身體，看看書。還叫蘇靜安設法把他的稿子投登雜誌，把稿費買點東西送給雲銘等。

暑假到了。成心和吳德小姐暫時分手。成心要去看美國社會的另一面了。他的女友也離開學校到某個城市去做一期暑假工作，雲銘等，正在看成心的信。細嘗着那寄着一顆熱烈友愛的心的禮物。